

因饗告之。隆景感泣。時秀吉子養姪秀秋。或欲使輝元養之。隆景憂之曰。我寧代宗國。乃請秀吉養秀秋。秀吉悅而許之。毛利家記後置五老。隆景預焉。秀吉譜慶長二年薨。年六十三。毛利系旨隆景謀略沈審。深為秀吉所倚賴。嘗曰。隆景在。吾一臂。備中軍記及卒。尤悼惜焉。毛利家記隆景嘗謂輝元曰。我嘗與僧惠瓊侍太閤。太閤語及先妣。涕泣橫流。惠瓊亦流涕。此以偽要寵也。而太閤不悟。愈益愛之。他日為亂。魁者必惠瓊也。開際筆記後病篤。遺言曰。天下雖亂。慎勿爭天下。但當保國耳。若忘我言。禍其至矣。輝元果為惠瓊所誘。終至

臧國 秀吉譜

野史氏曰。小早川氏智將也。終身事業無非智者。而其智之明。亦由其好義。此乃父之遺風。而諸將之所不乃也。當此時。天下皆尚勇武。而小早川氏獨以智擅名。然古人所謂真智大勇者。小早川氏近之。太閤倚賴良有以也。

蒲生飛州傳

蒲生氏鄉稱藤三郎。其先出自藤原秀鄉。秀鄉七世孫惟賢。始食近江蒲生。因氏焉。蒲生系旨子孫世居日野。屬足利氏。有戰功。氏鄉高祖貞秀。令長子秀行事。足

利氏次子高鄉事佐佐木氏。秀行沒了秀。亂猛暴嗜殺家衆。携離高鄉殺之。并其地。

參取藩翰譜 蒲生軍記

高鄉生

定秀。定秀生賢秀。賢秀生氏鄉。佐佐木義弼殺其下

後藤某。後藤族人叛襲義弼。賢秀請義弼父子避之

日野。後藤來攻。賢秀竭心調諧。事乃解。及織田信長

滅佐々木氏。國中悉降。賢秀獨嬰城固守。信長使人

諭之。乃降。氏鄉時年十三。送之為質。信長見之曰。是

兒。膽視不凡。吾當以女妻之。時信長為彈正忠。因賜

忠字稱忠三郎。

蒲生軍記 參取藩翰譜

信長每與諸士談兵。氏

鄉傾聽忘倦。識者知其為英器。

氏鄉傳記

永祿十二

年。信長略伊勢。攻今德山。氏鄉奮戰。深入。賢秀以為

戰沒。馳而進。會氏鄉斬首級而還。信長稱歎。是歲。信

長以女妻氏鄉。令歸日野。

蒲生軍記 參取藩翰譜

明年。信長擊

朝倉義景。氏鄉與父將兵五千。屬柴田勝家。攻手筒

城山。拔之。元龜四年。從攻真木崎。親獲首級。天正二

年。攻長嶋。有功。信長常令賢秀留守安土。及信長遭

害。安土驚擾。衆勸賢秀曰。君盍奉夫人避之日野。賢

秀曰。吾受命留守。奈何去城。唯當殉先君耳。時氏鄉

在日野。聞變作。率兵五百。多從輿馬。至腰越。報之。安

土。賢秀乃奉夫人出城。衆或欲火城。收財而去。賢秀

曰。先君所築。吾不忍焚。賊縱來據。其能久乎。且使我

攜財人將謂贖貨逃難。悉棄財物而去。至日野固守。光秀遣近江人多賀某等。謂曰。子能屬我。給以近江之半。賢秀父子却之曰。士不可無義。卿等降賊。所謂人面獸心也。多賀怒。勸光秀擊之。光秀將來攻。會敗死。氏鄉從織田信雄至京師。秀吉執其手曰。真先君婿也。蒲生軍記及秀吉擊柴田勝家。氏鄉未知所屬。占之得坤曰。西南得朋。東北喪朋。時秀吉在江南。氏鄉決意屬之。本朝通記秀吉大喜。納氏鄉妹。及秀吉平龜山。授之氏鄉。氏鄉請秀吉讓之關一政。以其舊地也。秀吉

乃為奏任飛驒守。蒲生軍記氏鄉臨戰好馳突。戴銀曹自表顯。常山紀談秀吉與信雄構兵。氏鄉攻嶺城。拔之。是歲賢秀沒。蒲生氏鄉氏鄉攻加加井城。拔之。秀吉乃增封伊勢松嶋。并前十二萬石。命田丸關澤秋山片野諸族屬氏鄉。蒲生軍記時木造隆親據戶木城。屬信雄。屢擾鄰境。一日乘夜來攻氏鄉。方賞月。忽聞號砲。擐甲而出。螺聚衆。單騎先進。敵預設伏待之。適月色如晝。敵望見銀曹。競起圍擊。銃丸中曹者三。氏鄉縱橫奮戰。衆亦繼進。敵敗退。氏鄉尾擊至戶木。參取軍記。氏鄉曰。乘勢進攻。城可得也。氏鄉

佩弦齋外集 卷一

八

曰我屠此城是使諸壘固守也吾雖不攻彼將自降。
 即諸壘亦潰矣乃引還。氏鄉記會小山戶賊應信雄氏
 鄉擊平之伊賀賊起氏鄉又擊平之隆親亦致城而
 去。蒲生軍記氏鄉發驛馬送之諸壘果降。氏鄉記從秀吉略
 越中圍田中城降之。蒲主軍記及秀吉伐薩摩氏鄉從焉
 長野鎮展方守巖石城。九州治亂記鎮西要略島家譜城在豐前
 筑前之境。秀吉譜地勢峭嶮稱九州第一。九州治亂記秀吉
 度不可拔使氏鄉備之氏鄉遣使謂曰城可拔也請
 攻之秀吉以城絕險不許氏鄉固請秀吉乃許之。氏鄉記
 氏鄉與前田利長等進攻矢石兩下死者枕藉氏

鄉督戰踐尸而進。氏鄉傳記部兵坂小坂先登矢石益急
 背旗悉裂。蒲生軍記常山紀談秀吉望見壯之謂立花宗茂使
 人曰汝見氏鄉驍兵乎東國精銳皆類此。鍋島家譜乃脫
 戰袍遣人馳賜氏鄉氏鄉乘風縱火城下敵不能禦
 鎮展乃降秀吉召氏鄉褒賞之。參取氏鄉傳記氏令
 氏鄉守城。九州治亂記及嶋津氏降秀吉分諸將略大隅
 日向氏鄉赴日向所向皆降。秀吉譜明年叙正四位任
 左近衛少將賜羽柴氏是歲城松坂徙焉。蒲生軍記藩翰譜
 秀吉將伐小田原使氏鄉及織田信雄先發屯沼津
 城。朝鮮征伐記氏鄉臨發請用佐佐成政金笠表識秀吉

曰。卿必有成政之勇名。而後用之。氏鄉傳記氏鄉以為是

役無功。決不生還。乃令畫工寫已像。付之佛寺。而發

蒲生軍記明年從秀吉攻小田原。敵夜砍氏鄉營時

氏鄉身自巡警。聞報提槍而進。會前軍崩潰。氏鄉挺

戰。正與敵將廣瀨對。衆亦奮戰却敵。氏鄉將追廣瀨

衆固止之。乃還。秀吉歎賞。授成政表識。氏鄉傳記無何小

田原平。秀吉赴陸奥。令氏鄉為先鋒。秀吉進至白川

封氏鄉於會津。鎮陸奥。食四十萬石。又封木村秀俊

於葛西大崎。曰。視氏鄉猶父。其冬葛西賊起。攻秀俊

氏鄉聞之赴援。蒲生軍記氏鄉會天大雪。兵以橈進

氏鄉傳記至猪苗代城。城主町野繁仍曰。人馬罷勞。

願待來斗。氏鄉曰。彼視我猶父。吾不忍坐視其死。繁

仍乃從而發。蒲生軍記時伊達政宗屯飯坂。欲為氏鄉前

導。氏鄉前軍遣使曰。政宗心事難測。請駐軍伺察。氏

鄉怒曰。政宗密策。吾固知之。何畏焉。蒲生軍記氏鄉

進至黑川。政宗遣使曰。此即僕封地。君幸來議軍事。

氏鄉晨訪政宗。政宗伏兵欲殺之。乃延之室中。將闔

戶。蒲生鄉成等曰。我等不得離左右。排戶而入。環衛

氏鄉。伏遂不得發。鄉成即坂小坂也。蒲生軍記政宗

約曰。明日俱攻高清水城。率兵竝進。縱火所在。諸寨

皆潰。進陣中新田。政宗稱疾遣人曰：「明日之戰，僕不能前導，請緩之。」氏鄉知其詐，報曰：「賊在近，安得遲緩？」子直養病，僕請先發，乃分兵備政宗。賊據名生城，拒戰。氏鄉先鋒鄉成等力戰，氏鄉聞之，令曰：「政宗追躡，未可知也。」汝等備之。遂進疾攻之。賊善戰，死傷甚多。氏鄉苦戰，遂拔之。斬級六百，岩手山宮澤諸城皆潰。政宗果追躡，氏鄉兵嚴備以待。會城中火起，政宗不能擊而止。政宗臣山戶田某有憾於政宗，來氏鄉營告政宗陰計曰：「公宜留此，察政宗舉動。」氏鄉從之。高清水賊致城而去。賊黑澤某說秀俊輸城，護送秀俊。

氏鄉遣兵迎之。秀俊見氏鄉泣曰：「僕得不死，君之惠也。」會淺野長政赴大坂，途聞亂而還。至二本松，令政宗送質於氏鄉。政宗即送叔父盛重為質。氏鄉怒曰：「長政書載政宗質二人，而政宗送一人，何無狀也！且我不旋師，非畏政宗待大坂之命而已，何以質為？」乃返盛重。政宗遂送重實盛重。

蒲生軍記
取氏鄉傳記

明年正月

氏鄉遂旋師往大坂。秀吉見氏鄉曰：「卿功甚偉，吾之封卿會津，亦為此耳。」是夏，九戶政實作亂。秀吉令秀次及氏鄉等討之。氏鄉還國，帥兵三萬而發，拔根勇利、穴田井二城，諸軍合勢攻政實。政實降。

蒲生軍記
秀吉

以奧羽七郡增封氏鄉食百二十萬石

藩翰譜

皆政宗

舊地也。政宗深怨之。將誘奸民為亂。政宗臣須田某

來告其計。氏鄉探境內奸民悉誅之。其秋氏鄉旋師。

蒲生軍記任參議。叙從三位。藩翰佐佐木義賢子四郎一

日待秀吉。將還氏鄉在座。起執四郎刀送之。見者嘆

異。常山紀談明年秀吉伐朝鮮。氏鄉率兵三千屯名護屋。

朝鮮征伐記先是石田三成讒氏鄉曰。九戶之役。臣觀蒲

生氏行軍。其兵多而整。肅然不可犯。真希世之才。其

志不易測也。殿下試思之。藩翰譜至是三成與直江兼

續謀竊酖之。諸家興止記久之毒發。就國養病。病益劇。乃

輿病赴大坂。秀吉親訪之。竟以文祿四年薨年四十。

臨死賦和歌。詞氣悽愴。後人傳誦。蒲生軍記氏鄉英

邁有大志。善用兵。據氏鄉記其兵皆佩一尺八

寸刀。臨戰鳥銃一發。挺刀衝突。所向摧靡。錄每謂新

進兵士曰。吾軍有戴銀胄者。每戰先驅。汝勿後之。常山

紀談其受封會津也。氏鄉拜命而出。倚柱隕涕。秀吉使

人以情問之。氏鄉曰。丈夫將大有為。必先擇其地。我

居伊勢。一旦天下有釁。必將觀兵京師。號令天下。今

也。徒封於窮僻鄙陋之陸奧。封疆雖大。去京甚遠。吾

知宿志之不遂矣。所以悲也。朝鮮之役。秀吉聞明兵

大至議軍事。氏鄉進曰。君若賜朝鮮則請掃平之。明兵何足畏乎。秀吉益忌之。常山紀談性尤愛士。氏鄉

就國。路經江戶。東照公饗之。因謂曰。君與僕接壤。

宜俱協力。君初就國。何以贖之。氏鄉曰。僕新有大國。

一無所乏。向見君一士。顏色黧黑。姿體甚偉。幸以彼

見惠。東照公曰。彼即甲斐板垣信形。奴曲洲吉兼

也。信玄誅信形子。彼欲報仇。潛圖信玄。粗獷如此。今

又老矣。安足用哉。氏鄉曰。公之愛惜亦宜矣。僕唯當

識其人。乃呼而見之。問以軍事。岩淵夜話政宗既失

舊邑。遣一少年事田丸氏。欲伺間刺氏。鄉已而事覺。

秀吉命氏鄉與政宗講解。氏鄉召少年曰。汝欲為君

捐軀。真可嘉也。禮而遣之。常山紀談及卒。聞者嗟惜。蒲生軍記

子秀行忠知

秀行初名秀隆。秀吉命娶東照公女。任飛驒守慶

長元年。叙從四位下。任侍從。秀吉聞秀行母織田氏

美欲納之。織田氏斷髮自誓。秀吉啣之。會秀行老臣

蒲生鄉安。斬寵臣。且理八衛門。秀行怒欲誅鄉安。石

田三成請秀吉宥之。秀吉乃曰。會津奧羽之衝也。而

秀行年少。不能馭衆。何以鎮二國。我姑奪其國。乃徙

封宇都宮。食十二萬石。藩翰譜及三成起兵。東照公

命結城宰相及秀行屯宇都宮備上杉景勝秀行會衆曰宰相雄猛非在人後者景勝出兵吾兵決死突擊不後宰相則吾死無憾矣慷慨泣下衆咸奮勵德武

安民明年景勝降復以會津授秀行食六十萬石藩

譜用刑苛酷為時所譏諸家興慶長十七年卒年三

十子忠鄉至參議寬永四年卒年二十五無子國除

忠知初食出羽上山任侍從及宗國滅移封伊豫松

山加以江近日野之地食二十四萬石寬永十四年

卒年三十無子國除藩翰

蒲生鄉成稱源左衛門曉武絕倫每戰先登初稱坂

小坂氏鄉賜姓名封之益岡城食四萬石蒲生鄉成

每雪夜戎裝馳騁人或詰之輒轉馬欲踐之人不能

近錄鈴東照公討景勝聞三成起兵將回軍以鄉成

有勇名召而問曰吾今回軍景勝果追尾乎鄉成曰

景勝作乱大抵直江之謀也必不敢出兵公宜以臣

主備之萬一景勝出兵臣先驅却之不使彼濟滬川

東照公悅而從之武德安後與秀行寵臣岡重政

有隙遂去國忠鄉召還之途病没乃給長子鄉喜以

三萬石次子卿舍亦給一萬五千石蒲生

野史氏曰飛州才器髣髴織田公公善用兵而嚴於

傳 飛州外集 卷一
馭下飛州蓋皆類之。公殞於叛臣。而飛州斃於讒黨。何其相似也。飛州料太閤之必能一海內。故舍織田氏而歸之。然飛州豈忘公恩者哉。其罹奇禍亦有由矣。悲夫。

加藤肥州傳

加藤清正稱虎之助。尾張中村人。祖清信。事齊藤秀龍。死於犬山之役。父曰清忠。清正幼孤。其母與秀吉母從姊妹也。因託清正於秀吉。居近江長濱。秀吉母撫養甚厚。稍長。體貌魁岸。秀吉喜曰。瞻視酷似其祖。命加元服。給百七十石。一日長濱有賊殺人一市。駭

擾。清正挺進縛之。秀吉大悅曰。果不負吾鑑識。乃加之祿。是後秀吉出軍。清正必從。鳥取之役。伺敵遇伏射而却之。追斬一人。從攻冠城。先登。及討明智光秀。斬其驍兵進藤半介。清正記志津嶽之役。與福嶋正則加藤嘉明等六人揮槍奮戰。所向皆靡。敵兵竟敗。時人呼曰柳瀨七條槍。太閤記秀吉授三千石。清正記及秀吉拜關白。奏任主計頭。藩翰譜薩摩之役。命守肥後宇土城。九州治亂記九州平。秀吉封佐佐成政於肥後。清正授城而還。明年成政坐苛酷賜死。讚岐尾藤知宣亦坐事奪國。秀吉謂清正曰。吾將封卿讚岐肥後。